

編輯室報告

許維德

在武漢肺炎本土確診連續 30 天「嘉玲」的好消息中，第 14 期《全球客家研究》向廣大的讀者們報到。這半年其實發生了很多大事（包括蔡英文總統贏得連任），不過，隨著武漢肺炎在全球各地的肆虐，戴口罩、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成了我們的日常，大學師生也第一次有機會在今年二月體會到「提前放暑假」的特殊氛圍，武漢肺炎無疑已經成為我們 2020 年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本期的編輯室報告，大致上有三項主題：期刊改版和審查程序更動、本期主要內容、以及未來規劃。以下依序報告。

一、期刊改版和審查程序更動

本期期刊內容改版，同時審查程序也有相當程度的變動，這是首先要向讀者們說明的事情。

在過去的 13 期中，除了一般性的研究論文和研究紀要，本刊也規劃出版了很多廣義的「服務性」文章，包括「田野紀要」、「客家社群與研究機構」、以及「客家研究相關書目」等，算是腳踏實地地實踐了本刊建置客家研究基本工程的初衷。不過，隨著期刊的制度化，各種各樣相對細瑣的事項日益增多，規劃、邀約、甚至整理和撰寫這些文章，都花掉編輯部不少的人力和時間。

再加上我們並未在 2019 年年底順利被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收錄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本刊被評為第三級刊物，和我們原本的期待有落差），雖然在 11 期中，本刊曾經獲得國家圖書

館三個學術影響力第一名、第二名的學術貢獻成果，編委會因此決議要進行內容改版，將上述「服務性」文章轉交給甫成立的「全球客家研究聯盟」（Consortium of Global Hakka Studies，簡稱 GHAS，<http://www.cghas.org/latest-research/>）來出版，本刊將只專注在論文（包括研究論文和研究紀要）和評論（以書評為主）這兩項內容上。也因此，本期期刊將無法再找到上述「服務性」類型的文章，而只剩下論文和書評。

也是因應期刊評比的審查意見，編委會決定重整過去行之有年的審查程序。在過去，我們進行審查的主要判準，就是外審委員的審查意見和勾選結果，並老實按照「審查結果處理方式」的表格按表操課：該出版就出版；該請投稿人逐項答覆就直接通知投稿人；該再送第三審就再送外審；該退稿就退稿。嚴格來講，編委會並未介入太多實質審查的事項（最主要的或許就是推薦外審人名單），通常都是由編輯部（主編、執行編輯、副執行編輯）來處理大小事。

事實上，和筆者比較熟悉的社會學相關刊物相比，本刊的審查程序（包括外審人給的實質審查意見），的確還有再精進的空間。因此，從本期開始，本刊重新設計了一系列和審查相關的表格，包括「審查意見表」、「審查意見回覆表」、「再審審查意見表」、「（責任編委）審查結果建議書」等（在過去，由於本刊是以線上審查方式運作，相關表格比較簡略）。另一方面，本刊也對審查程序做了一些變革。每一篇通過初審的投稿文章，會從編委會中指定一位責任編委（過去也有這種制度，只是多少流於形式）來負全責。在收到匿名審查意見後，責任編委必須撰寫「審查結果建議書」，並在編委會會議中報告該文的優劣得失，最後再由整體編委會成員經過實質討論後，決定是否要接受這篇文章。

簡單講，新的審查流程一方面賦予責任編委更大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將審查最終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了編委會。本期所收七篇文章都是在走完上述程序之後被接受刊登的。謝謝各位編委的辛勞。

二、本期主要內容

本期兩個進行中的專題都沒有完全執行完畢，不過，我們還是能刊出五篇研究論文、兩篇研究紀要、以及一篇書評。如果不將書評列入，七篇文章所涉及的議題相當多元，有三篇和廣義的語言研究有關、有一篇從政治經濟學視角處理當代客庄的土地問題、有一篇客家史研究關鍵議題的批判性回顧、有一篇對特定史料（i.e., 《忠義亭祀》簿冊）進行爬梳和解讀、也有一篇和客家料理的大數據分析有關，算是充分展現了「客家研究」的跨學科多元研究取向，感謝各位作者願意把稿件投稿給本刊。

（一）語言研究的多重面向

七篇論文中的前三篇都和語言有關，雖然作者的背景並不盡然是語言學，還包括了地理學和政治學，顯示語言相關議題在客家或族群研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三篇文章堪稱本期最具「類專題」意涵（語言研究的多重面向？）的作品，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程俊源和韋煙灶教授合著的〈水一分殊、界分江河：漢語東南方言水系通名使用之歷史層次與空間意涵〉，是篇融合了地理學、語言學與歷史學之跨學科研究的力作。本文以不同語言社群的地理詞彙為切入點，對不同漢語東南方言（i.e., 閩、客、粵、吳、徽、贛、湘）的水系通名——包括江、河、溪、川、水、港、坑……等——進行考察。

就本刊比較關切的臺、閩、粵等地之閩語區和客語區而言，本文指出，一方面，就較高等級河流（地理學家 Arthur Newell Strahler 意義下的河流等級）而言，兩地都傾向用「江」來當成水系通名，反映出古南亞語的影響，也和中國北方以「河」當成水系通名的趨勢不一致；另一

方面，兩地在中低等級河流通名的用詞上則呈現明顯差異，閩語區絕大部分使用「溪」，客家語區偏向使用「河」，顯示後者應該是相對晚近的移民，在語彙使用上有比較強的北方因素存在（此一發現在韋煙灶（2016）中有更仔細的陳述）。

如果將探究對象擴大到閩客語以外的其他漢語東南方言，作者發現，首先，「閩—吳方言群」和「贛—粵—客方言群」比較接近，都以「江」作為水系通名，只不過前者的底層水系通名是「溪」，而後者的低等級水系通名以「河」的比例最高。第二，「湘語方言群」可謂江、河、港、水等各類水系通名用法比例最均等的方言區，明顯具備南北過渡性色彩。最後，至於「徽語方言群」，則是溪、河、水並存，但「江」偏少，展現早期、中期與近期之漢語歷史層次的影響。總結而言，以水系通名所用詞彙著手，作者認為中國東南漢語方言「約可分為閩—吳方言群、贛—粵—客方言群、湘語方言群、過渡型（徽語）方言等4個方言群，頗能反映各方言區先民南遷的歷史年代層次差異及地理位置對其語言的影響」（程俊源、韋煙灶 2020：27）。

在 2018 年 1 月修訂公布的《客家基本法》中，日漸被邊緣化的客語終於在法律上擺脫悲情，正式成為臺灣的「國家語言」之一。然而，這個「客語 = 國家語言」的標誌，會不會只是個「多元文化主義」旗幟下的表面修辭，並無助於客語這一本土語言的使用和復振？王保鍵教授的〈臺灣國家語言與地方通行語法制基礎之探討〉這篇論文，正是試圖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下，繼續深化討論客語在「後國家語言時代」可以如何再推動發展的力作。

筆者十分同意王教授以下的陳述：「事實上，當各族群母語取得國家語言地位，伴隨而生的語言權利，及促進語言發展措施，是體現其語言地位所不可或缺之制度安排。缺乏語言權利之實質規範性，無法成為

政府的作為義務，屬虛有其表之語言地位」（王保鍵 2020：39-40；重點是加上的）。誠哉斯言！

相對於上兩篇文章，第三篇論文——吳瑞文教授的〈論原始客語中的 *ŋ₁ 與 *ŋ₂〉——則是一篇專業語言學者所執筆的歷史語言學論文，主要對話對象為一篇語言學者 Kevin A. O'Connor 於 40 多年前發表在日本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期刊上的長文 "Proto-Hakka"，特別是該文對原始客語聲母系統中兩個舌面鼻音——*ŋ₁- 和 *ŋ₂-——的擬測問題。透過與 Jerry Norman 所提出之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的比對，作者認為，O'Connor 的擬測結果會面臨音韻對應上的困難。作者建議應該將原始客語的 *ŋ₁- 擬測為 *ŋ-、*ŋ₂- 擬測為 *ŋ-，才能夠對內解釋原始客語的演變，同時對外也與漢語方言通音合理地接軌。

事實上，本文這一對話對象的選擇，有其方法論上的深刻意涵。既有的其他原始客語相關文獻，多數是以中古《切韻》的框架為主要參照。但本文作者認同 Norman 等人的觀點，認為漢語方言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應該要從現代方言口語形式來歸納地重建，而非透過得自《切韻》等古籍的音韻清單。

（二）苗栗客庄和客家史研究回顧

接下來談另外兩篇研究論文。傅偉哲和林辰兩位先生的〈全球政經變局下的苗栗客庄：土地、開發與地方重構〉，其主要關懷，其實是全球政經變局下之產業變遷對當代臺灣地方社會的影響，但由於北苗栗的兩個客庄——竹南和頭份——是本研究的田野地，也因此和當代客家研究扯上了關連。簡單講，隨著傳統製造業的逐漸外移，苗栗和臺灣其他地方一樣，在 1990 年代中後期都開始面臨「去工業化」的情境。在這

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就開始與地方政經菁英聯手，通過所謂的「徵地制度」開啟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將地方社會帶入「以土地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經濟活動中。這類型的經濟活動，雖然造就短期繁榮，但卻也帶來產業結構變遷、所得分配變化，以及地方財政債務化等嚴峻的挑戰。

至於林正慧教授的〈當史學遇到客家：解構後的重新認識〉，則是篇以既有「臺灣客家歷史」（特別是臺灣客家之「形成」或「形塑過程」）相關研究為主要評論對象的批判式文獻回顧論文。該文結構分明，論述清晰，對任何要進入此一議題的研究者而言，都應該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第四節所提供的 6 個圖表，對讀者理解其相關論述很有用處，尤其是「圖 5 臺灣客家形成示意圖」，一個簡單的圖，卻能夠言簡意賅地勾勒出本文的主要論點，很不容易。

（三）《忠義亭祀》簿冊和大數據

接下來談兩篇研究紀要。曾純純、曾國峰、張永明三位教授、先生的〈日據《忠義亭祀》簿冊的整理與討論〉，其探討對象正是標題所示的《忠義亭祀》——一本呈現該亭會計狀況的總帳簿冊。該簿冊的主角「六堆忠義亭」（位於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不但是全臺客家義民信仰廟宇中歷史最悠久的一座，也是六堆社會忠義信仰的起源。這一簿冊有 74 頁，所涵蓋的時間達 30 年（1900-1930），合計 800 條帳目。透過上述「平實」的記帳材料，作者群抽絲剝繭，一方面用量化的數據告訴我們這 30 年來忠義亭的收入和支出內容；另一方面也用質化的敘述鋪陳該亭迎「天皇陛下萬歲聖牌」祀典（1900 年）之始末、廟產土地的買賣、以及成立組織設立管理人的過程。小小帳簿能夠推導出這麼豐富的討論，真真讓人看到歷史學者處理史料的功力。

至於施雅惠教授的〈客家料理之大數據分析〉，則是一篇以和客家

料理相關之網路訊息為分析對象的論文。更具體地講，透過意藍資訊公司所開發的社群媒體觀測平臺 OpView，本研究對從 2017 年 6 月 1 日到 2018 年 5 月 31 日一整年的 7,213 則網路聲量（包括主文與回文），同時進行了量化和質化的分析。社群媒體也好，大數據分析也好，這都是當代社會科學的熱門研究議題，客家研究當然不能自外於這一趨勢當中。歡迎更多大數據研究者投入客家研究的行列。

（四）《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書評

最後是筆者所寫的書評，評論對象為黃應貴教授所編的《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新北市：群學出版社，2018）。本書是臺灣族群研究這一領域近兩年來難得而精彩的重要著作，筆者不敢說自己的評論夠到位，不過，這是篇花了不少時間的勞動成果，倒是可以確定的事情。

筆者要對這篇書評的寫作背景做一點說明。本期書評缺稿，為了避免此一類型的文章開天窗，筆者遂向本刊主編張維安教授毛遂自薦，說自己可以努力把一篇未完稿的書評交出來。不料，我最後不但完成得晚（幾乎是趕在最後一天的交稿死線），而且也完全沒有依循書評的字數限制，交了個 3 萬以上的稿件。感謝維安主編的厚愛和容忍，還是願意將這篇書評收錄在本期當中。這是筆者在本刊所發表的第一篇書評，還請大家批評和指教。

三、未來規劃

本刊目前還有兩個「收尾中」的專題，一個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韋煙灶教授所負責的〈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專題〉，另

一個是由筆者所負責〈客家源流與形成專題〉，希望能夠盡快順利刊出。此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吳中杰教授所負責的〈客家話的用字和書寫專題〉，則已經開始徵稿，也歡迎各方先進踴躍賜稿。

最後還有兩個「規劃中」的專題，一個是〈客家與新媒體專題〉，是由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羅世宏教授和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蔡欣怡教授（兩位均為本刊編委）來擔任客座編輯。另一個則是〈客家與原住民研究專題〉，是由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和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劉瑞超博士後研究員所共同規劃。我們會盡快將徵稿啟事貼出。

還是不能免俗地要向本刊編輯部同仁和所有編委會成員表達我誠摯的謝意，特別是在本期審查流程變更之後，編委會顯然增加了不少負擔。最後要向剛升格當爸爸的本刊副執行編輯黃信洋博士說聲恭喜，新生命誕生，多麼美好的事情啊，編輯部和編委會都因為這樣的消息而沾上喜氣！

參考文獻

- 王保鍵，2020，〈臺灣國家語言與地方通行語法制基礎之探討〉。《全球客家研究》14：37-68。
- 韋煙灶，2016，〈客、閩族群對河流通名之用法差異〉。《地理研究》64：91-113。
- 程俊源、韋煙灶，2020，〈水一分殊、界分江河：漢語東南方言水系通名使用之歷史層次與空間意涵〉。《全球客家研究》14：1-36。